

近聞寓筆

香外書冊

和書門			
二	二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二	二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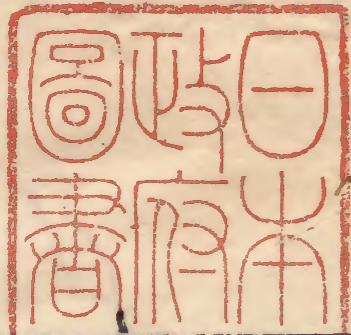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二	二	一	一
函	架	冊	號
二	二	三	三
冊	架	函	號

漫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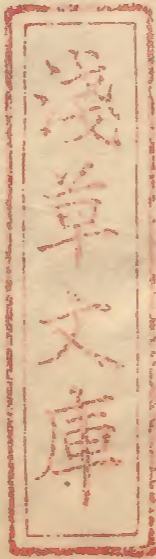
隨筆 七ノ一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836
冊數	3 (1)
函號	212 225





子子子子



近聞寓筆序

亡友篁墩吉學生。家世治軒岐之術。至
篁墩始着儒服。攻經史。其學益醇。其文
章益工。且富其形神。冲澹峩然。如蓬瀛
之客。不肯趨附攀援。以眩人世。其所與
交者。如劉桂山。太田錦城。皆一代名流
也。嘗輯論語集解考異四卷。久已推重

儒林。尤足以觀其比對勘考之力。搜採
綴緝之博矣。又抽篋行。攄腹竒。著近聞
偶筆五卷。自經史百家之旨。以至山川
風土。法書名畫。蟲魚花木。鬼神靈蹟之
竒。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事無鴻纖。
莫悉不考。覈而辨晰之。書纔告成。忽爲
易簣。書林慶元堂主人。懼其湮晦。捐貲。

鐫之。其書踰十餘年。始彰人間。披覽間。
猶二十年前。夜雨聯榻。煮新笋。潑家醅。
抵掌劇談。披露肝膈。以極其歡者矣。嗟
乎。余既衰老。無所用於世。篁墩之墓木
亦已拱矣。言念疇昔。愴焉不覺。老淚沾
臆也。慶元堂主人。以余知篁墩之舊。使
題其書。乃理前言。以爲之序。洵庶幾作

碑無愧之遺意云。

文政癸未冬長至之日

七十二翁鵬齋興撰



眠虎鐫字

近聳寓筆序

書林老泉。父曰麥鬼居士。嘗患喘疾。常食麥屑。飯而病得全痊。因以其所自試者。精製麥屑。出以鬻之。其意專為養人。生而不必求贏利。故又攤賣廢書于通衢。以別營生。老泉嗣承家業。當時錢本纔一貫二百文。生生自力。家道日隆。遂以鬻書為業。其舖曰麥屑。沒時自授戒名。曰一貫二麥居士。首丘之義。尤足嘉尚。老泉奉教於

近聞寓筆序
篁墩深信其學。篁墩沒後數年。獲盧文弨參校
宋本經典釋文及考證合三十冊。捐貲翻刻。以
惠同好。繼其志也。篁墩著有近聞寓筆若干卷。
深藏篋底。未及開雕。而篁墩即世。其子亦尋止。
老泉恐其久而湮滅不傳。欲梓行以圖不朽。奉
其教也。但寓筆之刻。時隨事遷。不果其志。而老
泉之止。其子慶元主人。能承先志。以剞劂為任。
未數年而竣工。乃謁序於余。余為之言曰。篁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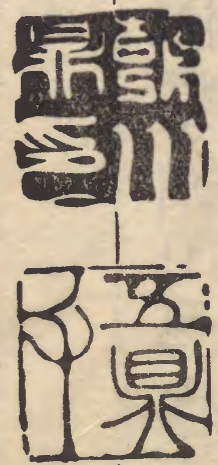
好古之士也。好古之情。原由於不忘本。今老泉
之不忘本。其厚。雖天性乃爾。亦得篁墩薰染力
為多耳。篁墩自少治軒岐家言。博極羣書。善於
治療。而不欲以醫自名。遜而歸儒。性恬澹。寡欲。
不趨榮利。務高尚其志。著述自娛。又癖嗜異書。
尤好搜揚。其窮幽索隱之功。與年俱積。考證精
覈。頗多發明。每自謂曰。解經當以近古為信。後
代諸儒。各立一家言。有所論著。其信道非不篤。

也。講學非不精也。要之。明不如宋。宋不如唐。唐不如漢。以其漸近古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聖人之言。豈可不崇尚哉。於是專奉漢唐注疏之說。不屑洛閩性理之學。別是非。辨同異。一以古為斷。其論語集解考異四卷。嚮既梓行。可以窺好古之槩矣。夫與古人稽者。必與今人居。亦溫故知新之旨也。其近聳寓筆五卷。所記率皆近時朝野軼事遺聞。乃至經說詩話醫方物產。凡

可以備叅訂資博識者。識大識小。蒐輯靡遺。令閱者几案間。如親接多聞之友。談論彌日。角折心服。聽受不疲。余生也稍晚。雖不及識篁墩。然其為人。則每聞而知之。又讀其書。而知其志尚所存矣。則余之不識篁墩。猶之乎識也。况復老泉之奉餘教。慶元之承先志。皆足稱述。余豈得不序而言哉。

丙戌二月

江戸後學朝川鼎撰



近聞寓筆卷一

頃在客座恭睹

篁墩 吉漢宦學儒著

今上皇帝賜伏原侍讀 御製詩二首云經業元傳

絕世才絳帷七十賀筵開膝前孝養兒孫輩同唱

南山侑壽杯聞說講堂促賀筵氤氳佳景滿庭前

霄間玄鶴報歡舞園裏黃花呈壽鮮御璽前後凡

四引首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後三日天彥曰鳳

洲曰惜花春起早賞月夜眠遲天章燦爛光輝藝

林洵近代之盛事也因記清康熙帝好揮灑詩翰

山門實錄卷一
屢賜臣僚王士禎居易香祖二書多載其事今錄
其一居易錄云五月二十三日賜臣士禎御書素
縑一幅云瞳瞳曙色上帆檣野水波添滿路光知
是皇畿程日近林風吹送柰花香舟行御製近詩
也有御璽三曰佩文齋曰康熙御筆曰萬幾餘暇
嗟乎和漢雖域殊俱時屬泰平天子遊心文翰
適相同而臣下霈恩拜賜不啻當時之榮寵千載
之下足觀其雍熙矣且用璽之式亦復近同故記
于茲

信州更科郡野尻湖有琵琶嶼屏息靜聽水中隱隱
有樂聲故名云湖水至冬冰合土人鑿冰作穴以
竹木敲擊穴傍魚皆從穴躍出高士竒東巡日錄
松花江鑿冰取魚想亦此類

信州之地歲時山崩水湧漂蕩廬舍傳言海螺潛伏
地中羊久乘風雨而出後視發出之處羸蚌之屬
聚結無萬數云將出數日前有鳴聲或六七日或
十數日故人知而避去又有蛇潛地中亦挾風雨
而出數日前又有鳴嗥之聲為害正同土人謂之
螺崩蛇崩土人知是蛇也即截檜樹作楸釘鳴處
四邊蛇不得復出腐爛而死臭水流于外螺則無

馬按伐蛟
說荒政輯
要載之極
詳可合攷
矣

術可施矣死蛇骨經年掘取研末水服能治瘡疾
漢宦云螺崩蛇崩華人所謂起蜃出蛟唯檜楸壓
勝之術極新異未之前聞也右二事州人僧亨雲
說

唐張揚東都柏坡有莊中庭有土堆若冢人言其下
時有樂聲本主鬻之不售揚不信以善價買之遽
令發掘其下乃麥麩耳以之和泥塗一院墻壁不
假他求右唐孫光憲北夢瑣言所載麥麩塗壁未
知何謂按左傳宣十二年叔展曰有麥麩乎有山
鞠窮乎賈景伯遠杜元凱預並云麥麩鞠窮所以

禦溼據此以此塗壁取其禦溼之功猶漢之榭房
取於溫暖邪

王士禎引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云處子賤碑云濟南
伏生即子賤之後處與伏古通用此亦一奇聞矣
然漢宦按後漢書伏湛傳云湛九世祖勝字子賤
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據此則伏生亦字子賤恐一
家不當有兩子賤也未知碑何時物似未易遽信
也

輕重清濁依上字平上去入依下字大江朝衡受之
宋人見本朝文粹翻音法備於此而未盡也漢宦

嘗改授學者云五音清濁依上字四聲韻響依下字

遼東人獲產烏喇江黑龍江等地方據高士奇東巡

松林中按黑松乃此方所稱朝鮮五上供外親王

以下創參有定數每年每一名可得人參半斤其餘携入山海

關者論重辟其嚴禁如此官民所得不過朝鮮貢

使所齎其艱求可知也本朝人獲舊乃遼種樹

藝得法近年以來滋植繁多寬政三年辛亥歲清

商某甲等上請貿易國產人獲壹佰斤廷議

允許下長崎市舶務所發給每斤價值金五兩云

二荒山中有麝凡所過叢菁間香氣不散山中人往
往見之以為靈物不敢捕獲并子存湛說

本朝銅清人謂之洋銅扇則謂之洋扇康熙帝賜大
學士伊桑阿書詩洋扇一柄

治撲打跌損傷秘方雖重傷瀕死俱一絲未絕灌下
立甦屢著神效其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連枝葉

陰乾用時野菊花一兩加童便無灰酒各一碗同
煎熟服右載王士禎居易錄按野菊花有二種一

則多生郊野九月著小黃花所謂苦蕒者又一種
莖葉極同家菊而著單瓣白花冬深猶在武州玉

河春草山登慧極寺磴路巖畔多有之

享保初年唐舶貢生麝二命放淺草河壩嶼中蓋

梅寺傍今御厨菜圃前別有一嶼其中草樹茂

密四邊絕水麝棲息數年一年大水被漂溺而去

嶼亦圯沒無存焉其先人春嘗親見之村春海士觀

說

太宰德夫純先生校定古文孝經孔安國傳序之音

之雕鏤行之實享保十六年辛亥歲也蓋先是六

年辛丑歲少納言兼侍從博士清原尚公序而刻

之序內詳言經傳表章之意宋儒詆議之妄而人

未甚知也迄先生之校本出而學士大夫嚮然服

從莫不家誦戶習之先聖之正經復明而先

王立學之法亦備矣寶曆末年清人汪翼滄訪得

自長崎持歸中國鮑廷博文刻之知不足齋叢書

中盧文弨吳騫鄭辰三序援据精博攷證賅備經

傳愈益尊重焉蓋孝經之行發自先生之舉而因

此遂還遺經於舊邦俾皇朝稽古右文之化遠

覃被於華域先生夫有力焉猗與偉哉先生自云

為孔子忠臣其生平經學真儒之效至是皆著矣

後學鯁生奚容喙於其間然竊有未安者焉今試

言之舊傳孝經並題云孔氏傳今先生本題云漢魯人孔安國傳夫先儒注傳之體題名亦各有家法臨淮於尚書曰孔氏傳鄭康成於禮云鄭氏註於詩云鄭氏箋杜元凱注春秋唯云杜氏其以名題者易題曰王弼註韓康伯註論語穀梁春秋則題曰何晏范甯集解公羊春秋則曰何氏學是其概也而稱氏者劉光伯炫謂不言名而云氏者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夫孝經題云孔氏傳與尚書一例今既失其舊且傷先儒謙光之義也至經注中誤處如五刑之屬

三千章增島子篤道信云舊本皆作辜莫大於不孝

太宰本辜作臯臯古罪字不與辜同恐因字近而註認乎漢宦家藏弃孝經舊本三通並作辜無作臯者注乃以罪釋之是辜罪也經傳通訓故也今太宰本經傳並作臯是經注無別非所以為釋也他如廣至德章君子之教民太宰本無民字非家至而戶見之太宰本剩也字聖治章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曰嚴太宰本以曰作日音人質反訛誤改易皆失舊文學者當從舊本為心自太宰本出而舊本漸隱晦學者當求舊本而校正焉

貝原損軒信篤筑前州續風土記二十八卷誌地理風
土古蹟物產極詳鈔本世罕傳錄蓋秘本云

刺猬豪猪二物皆產薩摩州偶有生捕者誇為蠻洋
唐山之種其實州之產云村士觀聞之州人為余

說

孔穎達周易正義十四卷永祿年鈔本紫學士邦彦家

藏繫辭以下缺增島子篤信道家亦有鈔本余合二

家本謄錄成足本右正義十四卷唐宋藝文志之

舊云

白朮膏治久泄久痢補元氣唐山白朮一斤水三升

煎熬至七八分入和白蜜更煉放鍋置別處冷定

再上火頓成稠膏

朱竹垞題水村圖詩云斜插魚標颺酒旗柳陰小犬

吠芭籬歸田是景汾湖好我亦相期作釣師依然

江村風景寫得如目覩焉酒旗唐詩已來多用而

魚標則罕見

今官府文書裁定可否書帖子貼原文簿而下之謂

之貼帖子亦可謂之浮票浮票見兩朝從信錄

居易錄云故禮部尚書王崇簡箋記云奏疏揭其要

書于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事日月日謂之引黃

明崇禎元年輔臣李文敏公楷國請章奏倣古貼黃之法撮節要粘元本以進至今因之按今朝廷請事文書亦同此式謂之黃帖子蓋享保年以來之制余聞之一舊吏云

土木驛明英宗軍敗也先之地出入參謂之土木參前年舶來多在御府形細小如蓴菜條而紅黃

色氣味甚佳長仙院使伯雲為尚藥奉御屢入御

藥今則無之前侍醫池原雲洞君徹子說

龜卜書五通皆題曰龜卜傳然非釋日本紀所引龜兆傳蓋後人授受纂錄者有對馬州傳有卜部家

傳有萩原家傳皆大同而小異五通並村士觀家鈔本余借錄嘗欲合考五種刊其重複刪修裁定加以經傳子史所云凡關卜事者悉以附載未暇撰輯

前載雲麓漫鈔處子賤碑一條蓋其說原出顏氏家訓云碑漢世所立漫鈔襲其語已

奧州會津慧日寺平將門女為尼是為第一世有所遺古銅尺一枚中間有鼻柄可把持其尺長與今曲尺相近云奈佐隅東勝說

唐時人食一日二升為率見唐六典

居易錄載康熙帝食單每日止肉九斤米三升他物稱是儉德如此近聞自廣東還人說廣東地方米一升當本邦今量七合許

凡傷食既經吐瀉之後猶胃腹鞭痛不可忍者用桂枝一錢乾薑七分茯苓一錢生石膏研末八分甘草三分煎服甚妙一切傷食皆可用中魚肉毒尤佳余屢用效驗後遇一老僧喜方藥者亦云石膏能治食傷蓋歷驗之言神農本草云石膏治腹中堅痛

煎藥之法當如煎茶之法湯沸如松濤時投藥煎霎時勿令沸散勿去蓋尤宜烈火若沸溢霎時離火

亦上火如此消息候藥之氣味已發放靜定少時傾碗亟服藥氣宣發味亦清香不黏濁病人快飲不礙胃膈一服可敵二服此東坡煎茶詩所謂活水猶將活火煎者亦煎藥之第一訣也今富貴家往往重湯煎之謂稀稠得所不知是死水陰煉藥氣既不宣發其煎汁亦沈膠不宜於服兩失之矣夫作和羹責在烹飪況於藥乎世猶漫不問焉香川修德太著一本堂藥選行餘醫言既言此意而猶恨未詳也更言之服藥之家庶留意焉明太祖御製周顛仙人碑御製文集有二刻並不載

鼎曰書賈
老泉主人
嘗奉教於
篁墩篁墩
沒後數年
購得盧文
昭參校宋
本經典釋
文及攷證
合三十冊
上梓布世
以貽同好
蓋繼其志
也若九原
可起則篁
墩之喜可
知也惜哉

載在紀錄彙編首局本草綱目石菖蒲條云云碑之所載也

唐陸博士明德經典釋文三十卷清納蘭成德子容通志

堂刻本前年海舶多齋販價亦低銀參拾錢可得

壹部人易於藏奔近一二年来本漸少壹部至價

佰貳拾錢此書通志堂本外無別本間有訛誤不

可校補余見中古以來摺紳博士多引用此書至

今猶當有舊本之或存也好學之士庶更訪求焉

雅兩堂叢書收舊本周易釋文可校訂今本他未見有別本

但馬州七味邑山中獵獲麝牝牝牡各一關内侯山名

鼎曰余聞
之其國人
澤山勝馬
話云所獵
獲人為但
馬七味郡
村岡在鄉
坊坊正六
左衛門

氏封邑寬政三年間事冷然法師說

皇朝舊傳古文尚書孝經並尚有隸古遺字余嘗檢

冊府元龜第五十卷載唐玄宗天寶三載七月詔

云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為先王令範莫越於

唐虞上古遺書寔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

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

當今傳寫浸訛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心在從宜

尚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典籍無

乖於古訓庶遵簡易有益於將來其舊本仍藏之

書府據此則天寶以前顯行隸古本遣唐請益諸

使齋傳而遺之于今也

隋書經籍志云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是唐以前有古文今字二本所謂古文尚書十三卷隸古本是也宋史藝文志云古文尚書十三卷漢孔安國隸古同其今字十四卷者加目錄一卷今舊本尚如此且古文尚書人唯知別於伏生所誦而唐以前直以隸古本行之隸古是古文之遺型故謂之古文尚書通行楷書本謂之今字尚書也

隸古文尚書宋初尚有之載宋史藝文志迨金狄亂

華遺籍蕩然南宋之世漸滅靡存以陸務觀之博雅好古猶有前一行為古字後一行為隸書之說盖目所未覩以臆言之故其謬如此

寬政庚戌秋九月門生及諸子等壽余七十

榮荷之至樽前屈指七十餘坐客當今唱九如承乏經筵沐恩久肯將華髮促懸車右清原二位宣條卿詩清原又稱伏原上條所載御製詩盖此時所賜也

康熙帝好學任賢勵精圖治軫念民隱屢蠲免租賦在位六十二年三代以下享國之福盖罕其比近

聞乾隆帝享位五十七年去庚戌歲壽齡八十尚
康健福未艾也亦崇學右文敬事愛民之君也蓋
其先起於虜夷君臨中夏其意將欲與古之明王
誼辟比肩競德故孜孜勉懋不怠能致其隆邪余
一日會田錦城幹公語次及之錦城曰周公作無逸
言中宗高宗享國之久寅畏天命治民祇懼之所
致觀清朝二帝享壽之永可以卜其德矣錦城精
治經學其言之必原于經如此

銀鑛銅鑛冶煉之法陸子容菽園雜記引龍泉縣志
詳言之與本邦各州坑冶煎煉法同異何如當

質訪焉

紀載實錄之文除地名人名官職之外叙事之際應
用文字必依古人歷使用成文務令確正允當在
當時在後世俾讀者一覽瞭然無疑滯庶足可以
為信史也又或著實大過有以一時之俗言俗語
填入於其間者謂傳實當如此不知在當時固易
了知而數十年之後既煩分疏更世隔日遠茫乎
不可識其為何謂焉若此則奚用史為夫事蹟之
傳全在于修文人動謂吾國之史豈供唐山人之
讀乎修辭無所假矣嗟乎不必俟唐山人之讀而

吾國之人已不可讀也弗思之甚右平士觀語辛
亥七月秋暑酷熱從田錦城借得安澹泊子先生
所撰烈祖成績茅簷迎風閱讀一過先生執謙過
甚不敢當作者文字宜修正而未修正者儘有焉
因憶士觀語併錄云

書畫手卷編竹簾為表裏之所謂倭簾也見佩
文齋書畫譜所引康熙內府藏唐楊羲和書黃素
黃庭經以蝦鬚草為簾裏之蝦鬚草外國所出能
辟蠹溼見高澹人奇士江村文集

金剛纂草名種出琉球人往往植為盆盎之玩明王
濟日詢手鏡所載龍骨樹是也今人謂之霸王鞭
俗稱鱗角草此物有毒人未識也按寄園寄所寄
引泳化類編云永樂間張洪使緬甸緬人殺牲以
供具悉麾出命易生牢來饋舊聞緬有木曰金剛
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
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饋生牢必俟三五日無
毒然後烹用又格致鏡原引談叢云滇中有草名
金剛纂其幹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民多樹之門
屏間此草性甚毒犯之或至殺人余問滇民植此
何為曰以辟邪耳已上二書所載可徵又按纂字

閱字書唯有纂集之義余讀晉書曰南海王子罕
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纂照夜
宿昔枝葉大茂是似竹筒上置燈盞者纂字義同
於此

語學而篇末章患不知人也是不知於人之義非不
知人之義余攷異中舉語中例詳言之皇侃邢昺
二疏並為不知人之義與憲問里仁衛靈公篇三
章及王肅註相左今所不取蓋二註患不知人是
知人也今知其不然者顏淵篇樊遲問知子曰知
入臯陶謨曰都在知人惟帝難之又云知人則括

能括而惠何患乎驩兜此知人乃聖括之事未可
施諸汎教故也然起義釋經雖有依據之可言猶
嫌乎或違先疏設立自說未如推例之允愜也故
攷異中依例言之今筆其餘義于茲

二階堂某採藥筆記似享保中人摘錄其數條 熊
膽大小不一大者重二三十錢小者重三四錢各
隨其性之勇怯勇者雖體小而膽大怯者雖大而
膽小 越後州柏崎邊一小邑有枯木一株生古
園址不知何木長僅丈餘大可十圍每朝湧出白
鹽其鹽味甚美可謂異聞矣 蝦夷地猛狍獸所

產而牡者尤稀且海島上為產子而來故牝殊多
今藥舖所售猛狗勢真者至多取牝者之膂筋
偽造鑿藥者貴細小者實有理蓋此獸生一歲為
猛狗二歲為熱夫三歲為大熱夫四歲謂之狙狙
五歲謂之阿佐羅夫自此以往至於百年並稱海
鹿遷徙遊散諸州海中皆有之 壹岐州海邊有
長者墟其處有巨巖瑰竒突峙號屏風巖割之其
內自然有花草魚鳥之文時得有仙人圍碁象者
下野州佐野邑近方一村有塘其中產芋莖葉
與常芋不殊其根堅如石土人呼為石芋 出羽

州鳥海山絕頂有湖水色碧綠又州之干滿寺有
茱萸到冬至結實雪中正熟

彰考館生員藤子定一登負神童之稱年未弱冠經
學文章此有老成之風今茲寄余書質尚書義未
劄云顧寧人日知錄第二卷論秦誓一條大失考
朱彛尊經義考以徹子篇所謂父師少師為非箕
子比干大悖理僕皆有辨說其言頗長故今不錄
他日當疏記以請是正耳右二說尋當求而附載
焉

朱彛尊曝書亭集古文尚書考一篇謬悠乖戾朱文

中之無足于取者內亦言父師少師非箕子比干
引史記周本紀有太師疵漢書人表亦有太師疵
以爲其人孔傳不知之按漢書五行志云洪範及
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顏監注云父師即太
師殷之二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大師故曰父
師是班孟堅之言亦同于孔傳朱何其不考邪又
按史記殷本紀云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
師少師謀遂去比干云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
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

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紀云殺王子比干囚
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按史遷之
文與太師少師謀下以比干曰承之明是太師少
師爲箕子比干至于下太師少師以殷之太師小
師言之明是別人是史遷亦與孔傳同也況箕子
以懿親爲三公故尊稱父師他姓三公豈容稱邪
且據史遷抱持樂器之文疵彊二人自是樂官所
謂太師摯少師陽之類而非三公孤卿之太師少
師也明矣紕繆如此胡應麟元瑞謂人一具成見于
胸中前雖有丘山之大不見也未說適足當之焉

後讀趙邠卿孟子注云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
奔取之懼殷民不悅云云是據史記為說而以太
師少師為樂師
暗同臆料矣

隋劉光伯炫古文孝經直解一卷足利學所藏考隋
書經籍志不載隋志唯有光伯古文孝經述議五
卷已此書僅一卷唯釋孔臨淮序因謂是闕本後
聞藤秀才一言其鄉有此書二通一通弘治年間
古鈔本一通永祿某年鈔本並一卷因託以校讎
蓋光伯此書唯解孔序猶劉宋賀道養釋春秋杜
序也述議皇朝亦舊所傳藤文博廣三教指歸
抄引之

昂按釋覺
明三教指

歸注引用
述義凡三
條廣通抄
全据于此
先是具平
親王外典
弘決鈔藤
定家詠歌
大概亦引
之

古文孝經序云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載在竹牒其長
尺有二寸直解云六經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以
謙半之按孔穎達左傳正義引鄭玄論語注云鈞
命訣云春秋二尺四寸云云可證光伯之說矣余
檢後漢書周磐傳磐令二子編二尺四寸簡寫堯
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一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據此
則經典之簡二尺四寸益可證矣本傳磐少遊京
左氏傳又按磐通古文尚書者寫堯典一篇可
知古文尚書堯典舜典各一篇與今本同之證
十七帖以唐人雙鈎本末有勅字及解無畏褚遂良
校定無失者為佳居易錄中屢言之余嚮藏此本

榻亦極佳今售人去觀者以其樸勁之流動往往
為次等非知書者淳化初榻閣帖亦以有樸氣為
勝孫退谷之論如此玉烟堂法帖亦有刻澤東江
龍文嘗翻雕亦下一等矣

冊府元龜云貞觀十六年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
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足可傳習因
賜其家布帛百匹有唐經解闡明古學者在于今
惟孔祭酒心義及此書已當時為帝王所嘉歎如
此今之傳存此書誠學者之大賚也哉

居易錄載田詹學喜子涓云上在暢春苑每引見諸

臣常御澹寧居止三楹不施丹雘亦無花卉之觀
其西則無逸殿東宮讀書處殿外種藝五穀之屬
蓋欲子孫知稼穡之艱難意深遠矣漢官謂殿以
無逸名而庭前種列稻稷直是無逸篇中景物至
妥貼矣此元世祖階前青草一窠見輟耕錄之意而特
原據經典則雅而婉矣

國學生管原敬勝浪華人也後仕真田侯為記室嘗
輯論語集解補正十卷為例凡五曰釋音曰考異
曰補註曰解註曰正註釋音者經文及註須音切
者錄之考異者經文殊異者出之主千鍾房刻本

參以皇侃義疏本邢昺正義本及陸氏釋文之所
舉已未及睹他古本也補註者補集解之所不足
也解註者註中之難解者若古語事實釋之正註
者集解宋註之不可從者正之也其說雜取古註
疏宋說而間從祖徠物氏論語微之說時舉已見
雖無甚裨益然亦勤矣余得其親藁憫其遺落作
論語攷異收入其解註中一條庶幾人知其姓字
云又述而篇竊比於我老彭下云按我字宋註為
親之之辭則當用吾字也古文我吾雖有相用然
用我而用吾者有焉未有當用吾而用我者也猶

吾子不可作我子也且論語微云殷世甚遠孔子
何以親之要此亦未詳也漢宦勣卷軸古鈔本及
大永四年鈔本並作比我於老彭與色咸註合義
無可疑既載諸攷異中因知通本於我二字倒錯
否則傳授之異鄭玄王肅諸家之本或如此而義
別有取也然集解既用色註義正宜從而定則二
舊本為正通本自屬訛錯敬勝之疑駁當矣恨不
使夫覩舊本也然我字為親辭詩書二經有之他
如史傳後漢肅宗葬東平憲王策曰龍旂九旒虎
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東平憲王傳畢

竟吾我通用楊升庵曰吾我一也古人互用之于
文取其便誦讀耳無二義也此說是也然親辭多
用吾字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孔安國孝經序
吾先君孔子此例為多已

舊聞南都東大寺有東觀漢紀近聞南都某院有唐
人所書史記一部又唐人所書白集一部跋云奉
為日本惠萼上人書是松下見林所記也屋代弘
賢家白集讀耕林氏就惠萼本離校者校止半部
猶有惠萼題字兩三處而見林所記跋却無之云
老學庵筆記載楊妃書經尾云奉為大唐皇帝三郎

書心與白集同按奉為唐人語 皇朝讀為御為
是也奉尊也敬稱之辭也

脚氣轉筋急虐之疾醫書多用木瓜戴元禮證治要
訣用龍膠散其方關失止傳余嘗傳一方新當歸
木瓜各一錢芍藥一錢二分人參乳香午膝甘草
各七分桂五分煎時投膠飴飴候藥煎成臨服調
朱砂妙香散下無者調麝香末少許亦得軟痺脚
氣諸疾往往亦效當歸用生者尤良此疾卒惡救
療少怠者死按後漢成武侯傳起兵豫章欲徇江
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昭懷太子註引東觀

記曰病筋攣卒此疾之暴自古而然

賈誼新書今行版本多脫文繆字頃獲南宋槧本亦
雖時有訛字今本誤脫處皆可校補東井文庫舊
本也藏門生倉士寬裕家

近聞寓筆卷一

近聞寓筆卷二

葛璫 吉漢宦學儒著

庚戌歲十一月琉球國貢使陪臣尚容璠宜灣王子等一

行三十餘員入都鼓吹導從行列服飾與物徂來

茂卿先生琉球聘使記所載不異矣都人士女觀者

輿馬喧闐填溢街衢田南畝覃子耜詩云中山使

節入官衙飛蓋馳烟驛路賒王子輿從石曼子金

花勝似扶桑花城邊鼓吹齊成列日下衣冠偉且

華一名自東風清四海附庸千歲屬侯家此作流麗

可誦而叙事瞻新善寫景象亦可喜云

昌平學庫所藏星鳳樓帖十二冊有董份私印及宛丘陳氏二款林學士春齋先生所拜賜中秘之本也屋代弘賢說按董份李攀龍集所謂董學士用均者嘉靖故物既是舊矣當今本之祖禰也星鳳樓帖從前罕別本明和安永之間唐舶多齋致法帖絳帖及此帖更多其外標不假絹帛皆用木板用香楠木板人嫌其不雅楚禡去易以文綾余特愛此便於把持而防浸漬且樸質有古簡策之風亦何嫌焉

星鳳樓帖自長崎榷場來者比昌平本榻刷粗劣多失行脫文顧價值既賤搨不及精裝綴鹵莽唯取應給致使割缺至於鈎畫鐫刻本亦不相遠云弘賢及他之觀者說皆如此

宋周密玉堂雜記載南宋宮殿暑中置素馨茉莉建蘭麝香藤朱槿簷蔔等南花數百盆于廣庭鼓以風輪清芳滿殿按麝香藤他書所未見疑今之珍珠蘭也又按清范泓典籍便覽麝草一名金杜似蒞者亦此種也

醫書灼艾以墨記注腧穴謂之點漫謂唐宋以來醫書中語而為指點之義焉及讀楚辭乃知漢人語

而以點汚為義也楚辭東方朔七諫曰唐虞點灼而毀議王逸註云點汚也灼灸也猶身有病人點灸也言堯舜至聖道德廣被尚點灸謗議言有不慈之過卑父之累也今按堯不慈舜卑父見越絕書書籍莫便於鏤雕而鏤本之弊動務省工因此遺脫節畧比比而有焉此弊文集尤甚至於尺牘往往刊落前後脫去冠履不啻失古人文章之全為之減色俾後世不得見其體裁矣如朱文公前後集書牘中無一簡之完篇吁可恨哉余嚮閱寒山詩卷末載文公書牘一通乃續集中收者較集上下

多數十字冠履具備頓復舊觀增一段氣色矣蓋刻寒山詩時以名賢墨蹟不遺一字而刻文集者出門人子弟而却擅刊落亦何意乎此書風流醜藉文公書中之佳篇今喜得其全錄出以為楷式五月十三日喜悚息啟上久不聞動靜集刊此十五字使至持辱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為慰天台之勝夙所願游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為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水集作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同此樂為念也新詩見寄筆勢超精又非往時所見

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攬
行奪市恐不免夫故步耳寒山詩彼中有好本否
如未有能為讎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
佳也寄惠黃精荀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
樂茶分去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漫附回便
幸視至集止此以下十八字及名銜附啟俱刊去相望千里無由會面
臨書馳情千萬自愛不宣 熹悚息啟上 國清
南公禪師方丈 熹再啟 清眾各安佳兒輩附
問黃壻歸三山已久時得書也出師表未暇寫俟
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有便

只附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便必無不達渠黃
巖人也 熹再啟

孟子曾指嗜羊棗清何此瞻焯義門讀書記云羊棗
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
樹再接即成柿矣余乙亥客授臨沂始觀之沂近
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嬭柿一名梗棗此又可證
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為
疑若邵武士人偽作正義以羊棗為楸棘之屬則
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
酸按牛嬭柿今在處有之狀亦似棗此瞻之說或

是然唐慧琳大寶積經音義云小棗木果名也經云羊棗也此以小棗為羊棗則是棗之小者耳是自古說此瞻所云未易遽從也

源君美

與

先生奉使西上應

詔作蓬萊雲染御袍

紅寶座仰看殿正中誰識夜來天象動一星近傍紫微宮右詩刻集所不載門人石冢公簡敬為余誦之因錄焉

都下一富商某以生獺皮為囊入黃金數百兩納諸甕中封固數重埋倉內土中後數年遭修倉不得不穿而出之命一老奴發掘初發蓋甕內水盈獺

囊腐敗臭氣不可當奴辟易不能下手強多飲之酒洗淨移他甕自是奴病人迎及諸經脈皆絕唯飲啖如常已醫人不識其志因勸商人送還奴于鄉里奴鄉多野豬鄉人皆食之奴亦所嗜遂任意多食病尋瘳脉復出健如舊又來事商家云右鍼醫海津宥信親見所說余因記何孟春餘冬序錄入鈔坑者中毒經羊病痿黃而死多啖犬肉熱酒足禦之與此正同皆為積陰毒氣所傷故宜於溫物也聞佐渡石見諸州採銀銅鑛者經七八年後必病肺痿瘦黃而死未知有能教此法者否也

頃觀宋建炎通寶錢字法全規撫黃雙井想必高宗御書也

前卷載清商請貿易國產人獲者厦門船主沈敬瞻云

升菴外集第一卷引韓非子云寄於天聰以聽乘於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之漢宦按尚書皋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韓非之言恐本於此清太宗在滿洲始建年號曰天聰必取於尚書而不取於韓非也 皇朝天明之號蓋本於尚書云

禹曰除足利本外元祿刻本及活字本清原尚賢本並作曰

古文孝經聖治章是故親生毓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太宰氏刻本曰作曰音人質反舊本無作曰者而注意亦無其義蓋據今文而誤改已論之前卷中頃在弘賢氏家漫翻千字文遇資父事君曰嚴與敬之句知興嗣所用亦同於舊本也六朝歷唐及皇朝傳承正本皆如此

養蘭法冬月用混堂垢膩湯經三四宿者灌澆極妙春夏秋皆可澆不復用他肥陳湜花鏡養蘭法冬不溼此法雖善過乾亦傷垢膩湯隔八九日一澆須燥溼得所右戶田隱士勘所傳隱士藝蘭數十

禹曰春渚
紀聞載漢
高祖入咸
陽得銅琴
十三絃銘
之曰璠璣
之樂則琴
之有銅鑄
久矣

年一依此法去冬鵬齋田氏貽余盆蘭用此法果
蔥蒨至春加茂云

閱乾隆御製集有題唐李勉玉泉琴詩云范銅成茲
器歲月猶親誌自注云池中刻唐肅宗丙申年月
有八日咸陽樂幽清士李勉捐俸鑄造廿有二字
葺墩居士謂琴亦有銅鑄者世所罕聞聊錄焉
總州總寧禪寺有羅漢井水味輕甘入第一品相傳
寺初穿井無水僧衆患之住持一鑑禪師祈請應
真而所得也享保中遊獵之次歷稱賞御藥茶
水必取用焉一鑑禪師為寺之二十一世受方外

之知于源義公鄰居醫人安昌胤說因約泛舟載
甕汲水而還發菟丘新焙評賞品格

康熙帝所纂輯圖書集成銅版活字本每卷題云欽
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凡為冊九千□百□
十□卷世言一萬冊舉大數也

論語鄉黨篇居不容開成石經容作客既載諸攷異
中頃閱陸氏釋文云居不容苦各反本或作容是
陸本正與石經同知唐時本多如此唯釋文今本
誤寫作容與反切及注相乖向作攷異時亦因此
失檢今補

官苑人獲有遼東朝鮮二種遼東獲紫莖澀葉朝鮮
獲青莖軟葉以此為異人間傳植種莠者多朝鮮
獲之種也遼獲採辨始未有紀事一卷載庶物類
纂續編中朝鮮獲延享元年朝鮮國所進見阿陪
其採藥文書中

近人傳言大西洋國論天地其說天不動而地運轉
為古今所未有之創見余閱宋趙與峕賓退錄引
尚書考靈耀云地者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
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
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此已

見尚書緯緯書起于漢哀平之際則其說久矣惟
西洋國人非知其說而祖述之蓋人之所見往往
相同耳

禹曰天子
八隧諸侯
六隧當曰
天子六隧
諸侯四隧
疑是傳寫
之誤

春秋外傳晉文公請隧章韋昭注引天子六鄉六隧
以為六隧之民引王柩路者據傳文襄王答語言
地之大小差等及死生之服則韋注自協其義未
得確守內傳杜預注墓道之說而疑韋注也蓋墓
道之隧天子八隧諸侯六隧是諸侯亦有墓隧只
減天子之數已要之鄉隧墓隧諸侯皆有而昇於
天子文公欲得天子之禮數故王弗許焉杜韋二

注相備而其義始全矣尚書費誓三郊三遂孔傳東郊不開故稱三郊是諸侯

自有四遂下天子二等之制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載鮮于樞手編草韻下用小楷音

釋類鍾元常云云草書集韻主草書韻會增添鮮

于樞字甚多不宜得鮮于真蹟如此其多也或當

就其編韻中而纂出者也元刻草書集韻自一東至二十二鹽未詳足本

缺本也世無副本可校向藏常州岩健文家余乞獲入留蠹書屋

王士禎分甘餘話云紀侯臺在今壽光縣南二十里

春秋紀國也耕者常於臺下得一玉磴按左氏成

二年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杜注甌玉甌

皆滅紀所得云云玉甌玉磴紀國奚其特多厨下之玉器邪王禎所記足為左氏之事案也

前載白石先生西上應詔詩後聞常藩史職立君

伯時說云嘗於安積氏家觀先生錄寄其祖澹泊翁

覺親藁與此頗異詩云扶桑日湧海雲紅萬雉春

城佳氣中定識夜來天象動一星近傍紫微宮其

題則伏承持旨近侍御座以觀朝儀也因言

石某所誦殆傳聞之誤也余謂前詩二句未亟滅

後詩古人詩文如此者多未妨併存而竝傳也按重

後詩題是先生心德中遭一遇文廟與觀朝儀之作也與朝京之詩自別然一詩命意不殊而後句

亦全同蓋觀儀之作贈炙人口後之好事者遂或改換前句別設題辭未可知也尚俟他日質訪

記自廣東還人言事并序

天明八年戊申十一月南部人善吉松前人伊兵衛等一夥十五人乘船裝載米麵棉布烟葉諸貨赴蝦夷石加利地方交易鮭魚乾千五百束鮭魚二十頭為將期到東武賣販船過南部八戶洋忽遇颶風帆檣斷折旋索又絕洪濤激射殆為漏舟隨波飄蕩不知所之浮萍海中者百有五十餘日至翌九年四月著廣東省潮州府惠來縣彼則乾隆五十四年也是歲閏在五月縣吏恤問供給錢糧差

吏送致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留止八十餘日縣又差吏乘河舟送達浙江省舟路歷三日五十五年庚戌正月方到浙江省嘉興府平湖縣送吏申狀浙江巡撫巡撫奏聞訖安置商人謝永和家俟便船發回附庚戌四番船而還寬政二年夏六月也翌三年五月余邂逅夥內一人名吉太郎者尋訪風土物產與人素樸推況渠少小操舟為業目不識一丁字所言粗鹵閭育多無可採僅掇記數條以蔽賢已之事焉爾辛亥五月墾墩野史書

插秧其再蒔者不知何時收穫意當在九十月之交蓋再稔云田地種甘蔗蕃諸殆遍蔗苗長六尺許莖大如稷幹八九月採莖剥皮咀嚼甘漿滿口近根處尤甜近梢味漸薄製糖之法不知其始煎之法見已成糖者赭黑色大槽盛水將糖入內攪泥待澄定逼水去更入甕中其甕底有細孔數道漏瀝水即成潔白糖然後以細筠為籠苞貯質諸四方其壓榨蔗莖棄地狼藉視棄地之莖長不過三四寸似剪莖入槽木石鎮壓者大抵糖霜每一斤值乾隆錢八文貴時不過九文刈蔗以八九月十月因種之早晚十月者

味更濃至秋後見有葉枯莖存者廣東少霜雪蔗至十月猶在壠畝故甘液充熟云

廣東浙江二省通行乾隆通寶錢輪廓厚整文字端明大比本國折四寬永錢而稍小比寬永文錢而加大雜行順治康熙雍正三等錢又有乾隆鐵錢謂之新錢省城內亦雜行傍邊村落頗難行凡幣二種銀與錢已銀二等有人面銀有小錠銀惠來知縣恩與每人小錠銀各七塊賀賣本國船價銀柒佰柒拾零錢即人面銀也長時官衙謂一枚重七錢餘云二省城內民物富庶百貨饒贍人易

為生酒則多燒酒氣味辣烈錢一文可得一碗諸物價皆低紅蠟燭一枝價一文買薪一文可供一人一日之爨他皆準此

廣東地方饒松多桃李又有櫻樹行時四月之末雖在花謝後樹身及葉實歷歷不爽又有矮桃著實肥美嘗携核數枚來為長崎人乞去不知能生也否他藥卉異植一無所記蓋有而不識也余深訝櫻樹中土之人未嘗言有此屈大均著廣東新語叙花木極詳亦所不載朱彝尊潘耒相次遊廣東二氏集中無一言之及恐誤認他樹耳然櫻至近

之物未足誤姑存疑

二省之地人家屋壁壘磚築土為之地皆鋪瓦人各坐木椀市中貨物四脚牀上排列平方匱百貨置其內貿易書冊絹棉之類度諸棚架上樓居亦多屋後設中門內有房室婦女處焉不出戶外到人家絕不見婦人之影響間有展省隴墓禮詣佛寺者於途次一再見而已

初著惠來時喚召知縣廳廷知縣據胡林吏人二十許輩左右對立推訊事由如此者玉次彼此言詞不通授紙筆具狀舟人等不能作字纔書日本二

字知縣首肯而罷

發廣州南海縣到嘉興平湖縣水路舟行九十餘日
中間陸路三日山川盤紆行履極艱餘皆乘舟沿
流而下時時陸行過山嶺之間而後就舟有半嶺
之峽可發舟處其間山水幽絕不可言狀遙望巉
巖洞中堂構精麗不知何地名其宿止多舟中或
上陸宿驛舍舍是官吏役人往來歇宿之處此謂
驛站云九十日以本國里數一日十里準之可
九百里況山漾駛疾覺有過三十里處雖水道迂
迴或然亦足知方幅之廣矣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平湖知縣衙下官劄一通赴乍
浦發船所過關津亦執此為證驗劄文如左

兩局會館

每接長崎松前難民伊兵衛等拾壹
人呈稱遭風漂至天朝得蒙矜恤
現在雖衣食豐盈水土服習然故鄉
之念切切奉願早求歸國等因今兩
館公議本因即送你們歸里目下已
屆春分節氣東南風當今之時不敢
放胆送往俟二月間兩局回棹船來

至四月内發辨出口即便兩局分送
你們歸國到長崎也

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正月三十日給

兩局會館印

共十二行百五十三字

右嚮者所紀今採入寓筆第二卷

